



博洛尼亚童书展中国少儿出版联合展台



中少总社社长李学谦(左二)与总领事宋雪峰(右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赵海云(右二)、博洛尼亚展览中心商务合作主任马可·莫莫里(左一)在活动中



“好故事一起讲——中国图画书与世界的共融”活动主持人张明舟(左)和亚当娜(右)开场介绍到场嘉宾



秦文君《我是花木兰》英文版亮相书展

热 点

2017 博洛尼亚童书展:

中国展团集体展示原创童书的力量

□本报记者 行 超

2017年4月3日至6日,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支持和指导下,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委托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组织共35家成员单位和少儿出版表现优异、版权输出实力雄厚的非成员单位参加了2017博洛尼亚童书展。

据介绍,本届(第54届)博洛尼亚童书展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会展中心举办,中国少儿出版联合展台继续在博洛尼亚会展中心26号馆设立,参展总面积连年增长,从最初的266平方米达到400平方米。此次书展共计展出童书2751册,包含有可能实现版权输出的原创图书以及能够展示参展单位实力的引进版经典品种。其中,适合版权输出的原创图书,制作了英文样书485种、德文样书695册。在版权贸易方面,中国展团计划实现图书版权输出700余项,与2014年计划版权输出100余项相比,增幅显著。

中国少儿出版走出去的国际格局正在形成

这是中国展团第四次如期赴约博洛尼亚童书展。早在2014年,中国联合展团首次整体亮相博洛尼亚,向世界展示中国少儿出版实力;2015年,中国展团再战博洛尼亚,“走出去”成为中国少儿出版的常态;2016年又与欧美出版强国同场竞技,以最强参展阵容传播中国好声音。如今,中国少儿出版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少儿出版的重要力量。

据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CBIBY)主席、中国版协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少总社社长李学谦介绍,此次参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促进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海外版权输出。根据摸底情况,各个参展的出版社版权输出超过700项,比2013年的57项、2014年的153项、2015年的393项有了大幅提高。此外,2015年中国少儿出版版权的引进和输出比为1.9:1,也就是说每引进1.9本外国图书,输出1本中国图书。在这以前,比例最悬殊的年份曾达到15.5:1。1995年到2010年的15

年时间内,我国每年引进童书版权高于当年的新书品种;而1998年到2004年,大概有7年的时间,引进版权数量甚至超过当年出版的全部少儿图书品种,这说明国内图书出版界盲目引进版权的现象非常严重。因此,加大版权输出力度,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版权输出和引进基本平衡,是此次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以及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重要任务。原创作品的海外输出,是与海外沟通最基础、最重要、最经常的形式,也是真正带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必经之路。

李学谦认为,总体来说我国童书出版引进多输出少,我们对国外少儿出版的关注,应该说超出了国外出版界对中国少儿出版的关注。但事实上,目前国外出版界对于中国作品越来越关心,这种关心的程度和方向不太一样。例如,东南亚国家可能文化上、情感上对于中国作品的认同感更强一些,因此,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作品,如历史系列、地理系列、科普系列的作品,他们会非常关注。目前,这种作品的海外输出差不多达到了出版一本输出一本的地步。另外,国外出版界还有一个判断,即认为中国少儿出版可能在未来10年内成为世界少儿出版最重要的力量。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市场非常庞大,二是中国政府对少儿出版和阅读的特别支持。

韩毓海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和《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已陆续输出到美国、荷兰、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德国、意大利也有出版社正在积极洽谈版权,成为中国原创图书海外输出的典型代表。2016年,在韩毓海的《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英文版版权输出美国的签约仪式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基金会主席帕奇·亚当曾提到,这本书几乎全部颠覆了她过去对毛泽东、对中国的认识。在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副主席、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副主席张明舟看来,这样的作品之所以引发输出热潮,主要是由于国外对中国感兴趣、对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感兴趣,想探究在全球经济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社会是怎么

实现发展的。在这一问题上,无法回避对马克思、毛泽东的研究,这也是了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金钥匙。

原创画图书:发展与问题并存

“插画”是博洛尼亚童书展重要的特色之一。自2014年开始,中国展团每年开辟插画区,举办“中国优秀儿童图书插画展”。今年的插画区面积达到了64平方米,收录了71幅优秀作品,荟萃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优秀的插画家及他们的最新力作。中国插画家把自己的艺术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沃土之中,从表现技法到呈现效果,都带有浓厚的中国情感和韵味。此次集中展示了中国当代儿童出版物插画的水准,也体现出画人们对插画艺术的思考和追求。

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开放且拥有多元文化的国度,正因为此,中国艺术家们得以放眼世界,了解到当今世界的文化艺术动态。此次参展作品中,《柠檬蝶》《我是花木兰》《爸爸别怕》《妈妈的油纸伞》《我们在哪里?》《妈妈身上的树林》《我爱妈妈的自言自语》《年和男孩儿》《小小和泥泥》等代表中国图画书集体亮相。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张明舟认为,它们所反映的美学观念、思想情感是属于所有人的,而不是仅仅指向某一个国家。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对全人类文化的理解和对艺术形式的创新。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应该是这些作品的内在肌理,而不是一种过于强烈的口号。文学作品应该讲述人类共通情感生活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又是由中国人参与创作的,那么作品就必然带有中国的写作技法和创作习惯,比如其中的场景、建筑物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没有的,但这些都是内化在作品中的,而真正内核的东西是共通的。此外,有说教嫌疑的作品在此次选拔中被果断裁剪掉了。

4月5日,中国驻意大利米兰总领事馆总领事宋雪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赵海云,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瓦力·德·邓肯以及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白冰、梅子

涵等,围绕“爱与生命”“梦想与成长”两个话题,共同探讨了“中国图画书与世界的共融”。嘉宾们一致认为,“爱与生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全世界的作家和插画家们共同的表达。在此次参展的中国图画书中,《我是花木兰》作者是2018国际安徒生奖被提名人秦文君,插画家是BIB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图双年奖金苹果奖得主郗蓁,故事从一个现代小女孩的梦开始,用最传统的剪纸形式重新演绎了花木兰的经典故事;《妈妈的油纸伞》用含蓄内敛的方式传递伟大的母爱对生命的滋养;《爸爸别怕》让我们体会到父子之间最动人的情感不仅是父亲对儿子的爱与呵护,还有成长过程中;儿子不断回馈给父亲的惊喜;《我们在哪里?》讲述的是家人之间相互关爱的温暖故事,孩子无论走到多远,都会对家有一种爱的眷恋,执著和追寻,《妈妈身上的树林》是父母给予孩子的温暖和力量……

但同时,中国图画书原创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李学谦认为,目前中国原创图画书最大的短板,就是对中国孩子的现实生活缺乏关怀。目前的很多作品集中于写历史、写过去,而当下孩子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在原创作品中并没有完整的体现。外国读者对中国孩子的好奇,尤其体现在他们对中国孩子生活现状的好奇,而这方面的作品在目前的创作中非常稀缺。

此次书展的另一收获也在意大利当地时间4月4日上午尘埃落定——2018年,中国将首次作为主宾国亮相博洛尼亚童书展。李学谦介绍说,中国已经在今年博洛尼亚童书展期间,与童书展组委会、IBBY、博洛尼亚市政府、博洛尼亚大学和当地孔子学院达成共识,在下届开展主宾国活动。他也满怀感情地谈到,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悠久绵长的历史,孕育和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化。中国的故事充满魅力,处处体现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同时又包含着关于爱与生命、梦想与成长等世界共通的价值观。随着中国少儿出版与世界的共融越来越密切,世界少儿出版会越来越越好,让童年、让生命、让未来充满活力、生生不息。

幽默大师

幽默大工匠——方成先生

方成先生1918年生人,明年100岁了。方成先生是家父的老朋友;他画了一辈子的漫画,成了一位制造幽默的大工匠。方成先生从1946年开始画漫画,掐指算来已有71年了,这位世纪老人用他的睿智和幽默,带给了世人难以计数的快乐和欢愉后的思考。

我自小算是个内向的孩子,时至今日,虽然开朗了些,但也算不上外向型。由于是隔代,所以每每去拜见与家父同辈的老先生,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像个孩子。惟有去看望方成先生时,心里则全无压力。

每次拜访方成先生之前,我都会打个电话给他,尽管创作繁忙,但每次老人家都会爽快地应允,从没拒绝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像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方成先生的居住条件也不太好,房间狭小、局促,但谁曾想,先生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是诞生于这个陋室中。到了新世纪,方成先生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当我初次来到先生的新家时,不禁感从心生“这才像大画家的居所嘛!”

方成先生的新居坐落在人民日报社的宿舍区内,位置好、交通便利。从建筑气派的外观就能看出其品质和档次远高于小区内的其他建筑。据闻,住进这栋楼里的基本是人民日报社的精英人士,难怪方成先生自嘲新居为五星级呢。老人兴冲冲地领着我参观每个房间,那满足的神情,我至今印象深刻。其中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先生的画室。拿当下的标准来看,画室并不是很宽敞,一张硕大的画案就占据了画室的大半个空间,但胜在明亮安静。我心里想着方成先生终于可以在大画案上驰骋笔墨了,真为老人家高兴。

岁月如梭,我初见方成先生时,他不到60岁,那时的他干劲十足、热情似火;70岁的方成先生精力充沛、幽默风趣;80岁的他依然身板硬朗,谈笑风生;90岁时,仍思维敏捷,且更淡定从容。前些日子我和夫人又一次拜访了方成先生,望着老人从卧室里缓缓地踱出,心里不禁一阵怅然。先生的背更驼了,人也变得消瘦。老人缓缓落座后,像往常一样拿出一册厚厚的本子,叮嘱我们留下姓名和到访日期。我知道这是他多年的习惯。据先生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记性大不如前了,需要借助这本访客登记簿,来回忆起到访过的客人。

“我明年就100岁啦。我是1918年生人。”方成先生的声音不算洪亮却很清晰。

“您老真棒!了不起啊!”我和夫人几乎同声回应着。

望着老人家慈祥的脸,我忽然有了一丝别样的感觉。先生的双颊虽然消瘦了少许,但皮肤细润,泛着健康的光泽。而那双眼睛,如同婴儿般的清澈明亮,眼神里跃动着愉悦的生气。我们深知先生一生平和谦逊,待人宽厚,但此时他那份佛孩童似的纯真神情,不禁让我和夫人的心里都微微一震。

回程的路上,我们始终在谈论着方成先生,临下车,夫人的一句话说出了我的心声。

“我看老人家真是返老还童了。”

方成先生的人生颇富传奇。他靠刻苦和天分自学成才,从一个化学专业的学生成长为中国漫画界的一代大家。

方成先生可谓中国漫画界内的传奇人物,有关他的故事不胜枚举,例如先生鲜坐电梯,据说一是怕等电梯耽误了时间,二则爬楼梯来锻炼身体。方成先生多才多艺,尤好体育运动,直至晚年还坚持打乒乓球和骑车。老人近80岁时,还坚持骑自行车外出办事,听后不免让人咋舌。

方成先生治学严谨、创作勤勉,可谓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作为漫画家,方成先生取得了其他漫画艺术家难以比肩的成就,为当代中国漫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的漫画作品,在绘画形式上具有强烈的中国韵味,在漫画的构思上,则精巧而缜密,无论是“讽刺”还是“幽默”,都可以做到妙到毫纤。

先生晚年更醉心于写作,撰写了大量的杂文和有关漫画与幽默的研究文章。他的杂文生动、幽默,充满生活气息,情趣盎然的文字让人不忍释卷。细细品来,其中的哲思和情怀更是值得回味与思量,令人不免会从心里赞叹先生的睿智和情操。先生所撰写的有关漫画与幽默的研究文章,更是献给

漫画从业者和爱好者的珍贵理论文献。在现当代中国漫画家中,既善写、又能画,且著作丰厚的仅有两位,一位是丰子恺先生,另一位就非方成先生莫属了。

方成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由于酷爱漫画,就辞掉了黄海化工研究社的工作,头也不回地奔了上海,过上了靠画漫画为生的日子。后来,方成先生辗转至香港,在《大公报》上创办了漫画专栏“康伯”,以犀利的锋芒,讽刺、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引起了广泛共鸣,以致“康伯”结集出版后,被一抢而空。在此期间,他还结识了一批左翼文艺家朋友,包括端木蕻良、臧克家、张天翼、黄永玉等人,与他们的交往,也让年轻的方成在各个方面都受益匪浅。

新中国成立后,经华君武先生的举荐,方成先生入职人民日报社,成了一名漫画记者。当时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为新华社刊发的当日重要新闻配画漫画。那时的世界处于冷战时期,国际形势可谓风云变幻、矛盾重重。此时的画家需要以笔为枪,通过每一幅时事漫画,来反击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压迫和侵略。高强度的创作实践,快速提升了方成先生的漫画技艺。由于作品的质量上乘且曝光频率高,方成先生在广大读者中的知名度也是与日俱增。1957年,画家因写了一篇讽刺教条主义的杂文《过堂》,被划为了右派,被迫终止了钟爱的漫画创作。

改革开放之后,方成先生迎来了创作的又一个春天。重新恢复了创作自由的他,是多么的欢喜。重新拿起画笔的先生,用难以抑制的激情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其中不少作品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了中国当代漫画的经典之作,例如那幅传播甚广的《武大郎开店》。

我也是在这个时期初遇先生的。记忆中的他,洒脱而诙谐,待人热情又诚恳,没有一点儿架子。如今,年过八旬的父亲,只要提起方成先生,神情中就充满了崇敬,总是念叨着:



“方老人好、画好、文亦好。”始终把他作为自己的楷模。方成先生明年就100岁了,可这位制造幽默的大工匠,却一丁点儿都没有偷闲,他每天还在画啊、写啊。先生的新作拙朴单纯,笔力却更加劲道老辣,让人无法相信,它们是出自一位百岁老人之手。看着这些充满力量和生机的作品,我心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方成先生108岁时画的鲁智深会是什么样儿呢?

缪惟 图/文